

噓！不要說

子夫

何宜，一個一百七十七公分，六十五公斤，皮膚細白的大男生；他的朋友說他就像劉嘉玲那樣細白。

「劉嘉玲？誰？」何宜說。
我說：「其實你知道劉嘉玲是誰吧，你只是想嘲笑著你週遭的人，你覺得他們俗，他們不懂你。」

何宜漾出淺淺的酒渦，「你有沒有說過你很懂我？」

「其實我只是心細。」我否定正面回答他的問題，然而懂不懂與心細不細的內在聯繫又如何呢？

我可以看見瀟瀟梅雨將一片杜鵑花的活潑花色刷成慘白而難過；我可以看見蚊子媽媽冒著生命危險努力吸取人類血液以餵飽小小蚊子而不忍心痛下殺手。這全是因為心細。因為心細，所以我注意到了亂紅後顏色的改變；因為心細，所以我了解了蚊子媽媽的使命；因為心細，所以我體會到何宜話後隱藏的意思。沒錯我是心細，也只是心細，而已。

「其實我並不懂你的。」我說。
何宜看著我，笑了笑，「果然。」

「果然什麼？」

「果然是巨蟹座的。」

我笑了笑，「你知不知道你已經在不不知不覺中服膺於權威了。」

「哈哈，有趣。」何宜的笑聲很特別，是那種他一笑，別人就會不知不覺地起嘴角也笑了出來的笑聲；像是放了咒，讓每一個人心甘情願地跟著他笑。「說說看你的想法。」何宜說。

「當你相信星座書的那一套，你不是已經將人劃分成十二種了嗎？我是巨蟹座的，所以我就必須符合巨蟹座的條件。一定要這樣嗎？」

「哈哈，沒錯。真理是人定出來的，法規是人想出來的。唉！能不能…能不能有哪一天我們都可以脫離這個已經被制定了的軌道呢？」

忽然害怕恐懼不知所措的感覺，從我的心頭迅速擴散到全身的毛細孔，並且以驚人的平方倍數狠狠地直線飛上去。喔，如果那天真的來了，是不是我跟他何宜再也不能悠閒地坐在餐軒聊天？是不是連見面都成了渴望？甚至，是不是連面都必須常常從回憶裡搜尋才不會忘了呢？我突然覺得我非常需要一箇氧氣罐。

我穿著一件粉紅寬肩禮服在噴水池前跳舞。一個穿著白色燕尾服的男士翩翩出場，他在我面前君子式的一揖，然後將手放在我的腰上，我們隨著節奏起舞。醒來，早上十點十分。刷牙、洗臉、喝一口水、換衣服、抹防曬乳、畫眉毛、抹護脣膏、拿起手提包、套上尖頭鞋，五分鐘整，鏘鏘鏘，出門赴何宜的約；呼，真趕！

「你，遲，到，了。」何宜穿著一件橘色雜黑白邊大T，一件淺綠色垮褲；符合他的大膽配色哲學。

「我知道。」然後，我告訴何宜我作的夢。

他露出黃金比例的虎牙，「嘿，這可能解釋你遲到一個多小時的原因。」

「但是你應該可以理解，我必須靠著作夢來釋放我生活上的壓力啊。」這樣把夢拿來當台階下是可以理直氣壯的，因為如果不做那個怪夢，我才不會遲到啊！

「那個男士是誰？」

我看了弗役一眼，「是不是沒跟你說，你會吃不飽睡不好，把梳子當牙刷刷？」

何宜也看了一下弗役，「你先回去。」待弗役走後，他用力的盯著我的雙眼說：「那個男人是弗役！」

我張大眼睛；何宜真的很精。

我跟弗役不常私下聊天。印象最深是有一次他生日，我寄了張卡片祝賀他千秋當個老妖怪。他有回信給我，他說話相當客氣相當理性，他說：「……學問像是印章，它蓋在你人生的支票上，到時候就可以提領你人生的支票，你人生的支票越多，越能左右逢源。……」

別離淡水河

迷幻之月

迷迷濛濛你的臉
傷心在最靠近你的那一邊
離開時的依戀
如同水筆仔掉落的瞬間

不捨 不想 不願
請飛鳥展翼
擦去妳的淚

妳清澈眼中的憂
我帶不走
只願
帶走我的蒼白
留下我的溫度
陪你難過

噬

聶風

鵝黃紅充斥著喧嘩的柏油
流動的人群在我眼中 只是空洞的靈魂

誰能注意到憤怒的眼神
因為早已被高樓覆蓋

我對著路過的巨型野獸咆哮
換來的 是不屬於我語言的辱罵

我跛著腿 時時提醒了曾經橫躺在路中的我
你，我，到底誰是侵略者？

我，跟著同伴，掙扎的，被套上了車
緩緩的駛入……無盡的深淵……

在你們的語言
我叫流浪狗……



文圖 cch

我飛上天空
在雲海中優遊
踩著這片雲、躍過那朵雲
調皮地用食指將雲劃為兩半
藍藍的、無邊際的天
是我一個人的遊樂場
揮手對著深藍色大海說HELLO
鳥兒與我一同歡唱
風與瀑布在旁伴奏
大地跟著旋律舞動
陽光像個赤裸的小孩
穿梭在綠葉間快樂地玩耍
Hrrrrmmmm……好累啊
伸了一個懶腰
在雲上睡著了……
作著甜甜棉花糖的夢

cchuang
Apr. 2004

……雖然他信裡上下文連接得不怎麼妥當，可是我還是相當感謝他送我的那封信；他除了是一個好大哥，也一直是個好司機、好廚師。

何宜緩緩起身，他走到櫃檯付了帳，自己叫計程車走了。我呆坐在咖啡廳，腦袋脹脹的，像是擠進一點點思考都會將腦漿溢出來。

後來，弗役來了，他說是何宜少爺叫他來接我回宿舍。咖啡廳放著貝多芬的音樂，那是我最愛聽的一首——月光奏鳴曲。我想起貝多芬趕回去旅館的那一幕。

那一天下著豪雨，路上的泥土和著水使馬車不易行走，所以貝多芬只能選擇改道趕路。女人先到旅館，她在貝多芬的房間等待。服務生送來點心，點心下面的布巾下挾挾著貝多芬捎來的一封信，信裡寫著他會晚到的理由，以及他對女人滿滿的思念滿滿的愛意。女人沒看到信，她那沉重的雙腿奇速地奔下樓，坐上馬車，走了。就這樣懷著貝多芬的孩子，嫁給了貝多芬的弟弟。

最後，貝多芬帶著莫名的誤解住進另一個冰冷的家，墳墓。我靠在弗役的肩膊靜默的流淚。

「妳該回去了，少爺說你一點有課。」弗役說。

「如果你相信佛說的因緣、自性，那麼現在的一切都是短暫的、都是不存在的，既然不是永恆，你，何必難過？」我說。

「你說『如果我相信』我就能不難過。然而就是因為我不相信，所以我難過。」何宜說。

「……」我握著手機，無語。

「怎麼不說話？」

「給說話下一個定義。」我說。

「你不說話，我就不知道你心裡的想法，我不知道你心中的想法，我就會很著急，如果不能溝通……」

淚水靜靜柔柔的在眼窩裡嬉滑，「給說話下一個定義吧！」我說。

「你在氣什麼呢？你總是心事重重，一會兒笑，然後一會兒哭，心思細膩得讓人捉摸不清。依我說，我們先掛掉電話，等一會兒再聊。」何宜掛了電話，就這樣，沒有禮貌地說一聲掛掉之類的結語，也沒有問我同不同意「等一會兒再聊」。而，我的嘴巴像是還反應不過來，兀自張開著。呼，還真好笑，是我自己開脾氣又怎麼先去怨何宜呢？

不過，問題究竟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呢？怎麼一個夢境都會惹來這些禍？

怎麼何宜此時如此冷寞，如此置之度外呢？

問題到底是出在哪裡？怎麼我作夢的對象會是弗役！我承認我曾經對弗役有過好感，可是那都是過去式了，而且那都已經是在五、六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夢到他，又能代表什麼呢？

十分鐘了，何宜怎麼還沒打電話來？他是不是覺得我做錯事又無理取鬧？他還在生氣嗎？怎麼氣這麼久呢？等他打電話來時我要好好哈哈他，越來越小家子氣了！

眼皮好沉，好沉，先睡一下吧，他打電話來時，我應該會聽得到，我一向對鈴聲敏感。

午后隨想

飛凡子

午後的時光是最適宜讓思緒在腦波流轉，耳邊迴盪著樂音，撫平我的心靈，眺望淡水河景時，所有人事化為雲煙，飄向天際。仰望藍天時，雁群展開於天地之間，我的內心也正在悸動著，想要與他們一起分享天空的廣闊。生活在都市裡的人，失去了起初的生命節拍，是否我們活在透明的牆裡，找不到自由，若有一雙翅膀，我願化為一隻飛鳥，翱翔在天空，與夢想相遇！

自幼我心中就有一個夢的藍圖，渴望有一個家——裡面有滿滿的愛！可以看著白雲藍天相伴，海平面與群山層層相契的畫面。漂泊許久的旅人，也會有想家的衝動。大自然有一股磁力，吸引著人往它靠近，漫步在林野之中，好像走進那時間的隧道，引領人回到大自然的懷抱。

隨著年齡增長，我越來越懂事，個性也開朗許多。於是，我開始後悔自己當初對她所做的事。每次想到她，心中總是溢滿了愧疚和悔恨。我一直想跟她道歉，好好彌補她。可惜，天不從人願，最後一次聽到她的消息，竟如此殘酷。根據媽媽的敘述，她母親不知何種緣故，看到她就討厭，每次一見面就打她。最後，又因不想看到她而草率地把她嫁給一戶家境小康的人家，且她的對象竟是一名患有口疾的中年男子。我一直難以置信，一個母親會如此狠心地對待自己的子女。

我不停懊悔自己當初沒有好好照顧她，也後悔自己沒有在她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援手。只可惜，再如何也已經改變不了事實了。如今，只盼望她能過得好，希望她先生能好好照顧她……。

壓，像受到巨大壓力而震動的球體，只要球體破裂，我就會衝出來。

或許不是世界遠離我，而是我遠離了世界。

將自己關在猥瑣、髒亂、最不堪的地方，屈辱腳駝著背，我低下頭試著用外頭照射剩餘光線數著地上沙粒，一顆兩顆三顆，滴下一滴液體，那不是我的眼淚，那只是流過我臉頰的水，就像我排出的尿液只是尿液一樣。

當腳下的液體滿溢，我希望自己被淹死，然後你們會發現一具腫脹不堪的屍體從一處亂屍浮出，你們會尖叫、驚訝、皺眉，擔心孤獨屍體下是否有細菌，我告訴你們屍體之下沒有細菌，因為太酸太臭無法容納細菌？

我已經死了。在身在心在精神上，我已經死了。

問我一聲，我也是有血有肉有感覺的，我也是我呀。你們，你們是什麼，是一群七八個不到的聾啞愛笑女孩，而我呢，是一層不被注視的影子，一層老處女的影子。誰說我躲在黑暗中，我本身就是黑暗。

跪倒在花崗岩磁磚，哭著鬧著做盡醜事就求你們看我一眼，求求你們。

看著你們漠不關心地離去，背影，深深深深地烙印在我鋼鐵般的心（除非這顆心是石頭做的，但有誰分辨得出來），一個聲音告訴我現在應該要哭泣，才能應景，這種肥皂劇的情節就要配個痛聲哭叫的淒厲哀號，啊啊啊，慙慙空空的小泣小悲根本不夠。聲音催得急促，怕錯過這高潮達不到劇情該有的張力，卻發現深度的哀傷是容不得我流下淚的，淚水扼在喉間，勒得把所有的情緒積

融化的貓

我不知道我到底怎麼了，或許該說根本沒怎麼，只是悶悶的鬱鬱的忿忿的，有誰能分擔一下我的心情，我有心情嗎？或許我根本就只是個躲在黑暗中的老處女，如同阿慈筆下的瑪格達，我只是個不滿、憤怒、充滿焦躁的乏味老處女。

黑黑的，我沒有厚度，我只是層影子，影子，在地上來來去去隨著人們的腳步，踏來踏去，任你們的步步踏在我的尊嚴之上。影子有什麼心情可言？你們不會低頭瞧我一眼

後悔

小老鼠

突來的消息，我只感到一陣錯愕。接著，心中湧起了一股懊悔的情緒。

她是我國小二年級的同學，一個乖巧的小女孩。第一次見面，是她的外婆帶她來我家的時候。同村莊的阿婆想麻煩我和人生地不熟的她一起上學，於是我便答應了。不幸的是，我國小的個性，只有壞字可形容，外表看似乖巧，內心其實很殘暴。所以，之後她便常常受到我的欺負。奇怪的是，我雖然會欺負她，卻不容許其他人欺負她。一旦有人欺負她，往往會被我罵得落荒而逃。所以，班

上同學都不敢打她。

她是個安靜的女孩，常常默默跟在我身旁，像個小跟班一樣。別的女同學被我欺負，總會尋求姊姊的幫助，跟老師告狀，要求換位置以遠離我。只有她不一樣，從不會向她外婆求救，或向我媽告狀，這使我一直很疑惑。而和她相處的一年中，她幾乎把我的話奉為天旨。記得有一次，她在我家門口等我和她一起去上學，我媽擔心她腳會痠，便招呼她進屋內坐。誰知她動也不動，彷彿沒聽見一樣。直到我去喊她，她才緩緩走進屋內。在即將升三年級時，她就轉學到別的國小了。

直到偶然的一天，得知她回外婆家，我才再度見到她，而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了。我到她外婆家和她玩得不亦樂乎。當天的她，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高興，因為她從來沒有笑得如此燦爛。

我已經死了

融化的貓

壓，像受到巨大壓力而震動的球體，只要球體破裂，我就會衝出來。

或許不是世界遠離我，而是我遠離了世界。

將自己關在猥瑣、髒亂、最不堪的地方，屈辱腳駝著背，我低下頭試著用外頭照射剩餘光線數著地上沙粒，一顆兩顆三顆，滴下一滴液體，那不是我的眼淚，那只是流過我臉頰的水，就像我排出的尿液只是尿液一樣。

當腳下的液體滿溢，我希望自己被淹死，然後你們會發現一具腫脹不堪的屍體從一處亂屍浮出，你們會尖叫、驚訝、皺眉，擔心孤獨屍體下是否有細菌，我告訴你們屍體之下沒有細菌，因為太酸太臭無法容納細菌？

我已經死了。在身在心在精神上，我已經死了。

校·園·臉·譜



詹芳榮攝

演奏創作樣樣行 丁天牧為音樂想搬家

在資傳系，幾乎沒有人不認識丁天牧，頂著一頭勁爆的髮型、永遠帶著微笑的他，狂愛音樂，同學給他一個稱號「音樂才子」。

玩樂團的他，在團內擔任吉他手，但實際上說出來的樂器，他幾乎都會呢！他的房間就像一個小型的錄音室，兩把吉他、貝斯、keyboard、小提琴、耳機、混音器及mixer，幾乎是應有盡有，他說每個同學第一次到他的房間，當下第一個反應就是：「你很有錢吧！」不過為了買這些樂器，他可是從高中開始就拚命打工賺錢，到處駐唱、當吉他老師，不過最容易賺錢的方式還是參加比賽贏得獎金啦！像最近他就拿到了網路新人創作比賽的第一名，有五千元獎金，他打算用這筆錢買監聽喇叭！

平常最愛作詞作曲，有時候為了尋求靈感，常常一個人晚上騎著機車，帶把吉他到白沙灣或漁人碼頭，他說不知道為什麼，每次聽到水一波又一波襲來的聲音，就會帶給他特別多的靈感，不過可能就是太愛音樂，每當晚上正渾然忘我的彈著吉他、貝斯時，常常被隔壁的鄰居貼紅紙條警告，他開玩笑的說，下學期一定要搬到鐵工廠旁，這樣就可以毫無顧忌的玩音樂。另外，天牧也常常教班上同學吉他，只要有同學想學，他一定會答應，問他為什麼這麼熱心，他笑笑的說：「以前我想學，沒人教，只能自己慢慢摸索，所以我可以體會那些想學吉他同學的心。」因此天牧在班上就像是音樂老師一樣，只要同學有問題，他可是有問必答呢！（婁瓊琳）

校友動態

資訊系友耶誕節辦聚餐

△本校資訊系（當時稱電算系）第一屆系友於12月25日耶誕節晚間，在僑園餐廳舉辦系友聯誼餐會，並邀請前校長趙榮耀、第一屆系主任周道揚以及現任系主任王英宏共赴盛會，許多系友特地從美國、大陸回國參加，餐會中遙想當年淡江生活趣聞，並於會中決議，除了持續聯繫歷屆友聯系友外，並由現任系主任將歷屆主任找回來。（鍾張涵）

學海聲音

高崇雲獲推動教育有功獎

△東南亞所所長高崇雲日前獲頒教育部「推動教育有功獎」，由教育部范巽綠次長代表正勝部長頒發獎狀。高崇雲原為僑教會主委，他完成建置海外六所台北學校永久校舍，增加三千多位僑生返國升學，並擬定教育南下政策重點計畫，績效優異備受肯定。高所長表示：「我國僑教措施獲全球僑界支持肯定，也使海峽對岸的僑輔人員向我們學習。」（宜萍）

馬路消息

歐陽嘉當主播台風十足

△大傳四歐陽嘉日前參加世新大學舉辦的「主播擂台賽」，獲得最佳台風獎。歐陽嘉大一、大二擔任淡江時報記者，大三、大四轉淡江電視台實習，當天比賽她是以「採訪擂台賽現場狀況」為播報主題。她表示選擇現場採訪的播報主題，主要是為增進與評審、其他參賽同學的互動，賽後自己初步檢討，也發現自己在臨場反應及靈活運用稿子方面仍須加強，而一些「極具主播架式」的同學則是自己學習的對象。（涵怡）

蘇峻民耶誕夜Call 119

△資管四C蘇峻民渡過了一個難忘的耶誕夜，他24日晚上到士林吃過晚餐後，打算回學校參加舞會，騎車到半路下起雨來，便將車停在路邊穿雨衣，穿好時發動機車，才發現腳架卡住水溝蓋，他用力一拉，便將水溝蓋拔起來，還綁著鐵鍊，而機車腳架依然卡著，經過的機車騎士都在一旁竊笑，他不得已只好打119求助，沒想到卻出動了一輛消防車，最後總算用大的拔釘器拔出腳架。他非常不好意思地表示，感謝台北市消防局石牌分隊消防車17號的兩位消防員。（黃靖淳）

王則凱大專盃獲第三

△保齡球校隊國貿三王則凱，日前參加大專盃保齡球錦標賽，從近兩百人中脫穎而出，以六局1209分的優異表現，勇奪男子組個人賽第三名。王則凱說，很高興隊友們能彼此加油打氣，讓球隊有了奮戰的氣氛，成績也進步了不少。（陳志堅）